

晚风·龙光塔

“豆腐干”的魅力

| 阳美法公文 |

在我的家乡宜兴，有一项久负盛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叫作和桥老油豆腐干。和桥镇出产的老油豆腐干以它独特的品质、特有的魅力，传承了上百年。我从小在和桥镇长大，和桥老油豆腐干是我小时候的美食，是我忘不掉的乡愁。

对我而言，还有一种“豆腐干”，也是极具魅力的。那天，我整理书房，在书柜角落里翻出了“一包豆腐干”：那是一本红塑封面的小采访本，鼓鼓的本子里剪贴了40多篇我从上世纪80年代起在宜兴工作时写的“豆腐干”文章。现在翻看着这些“豆腐干”，如同咀嚼着美味的和桥老油豆腐干，回味无穷。

时间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的风华岁月。1980年3月，作为全国第一批复刊的县报，《宜兴报》复刊了。当时，我26岁，在刚刚重建的宜兴县人民检察院工作，是最年轻的书记员。1982年初，报社在机关部门招聘通讯员，单位推荐了我，经报社确认，我成为了《宜兴报》通讯员。为了提高通讯员的业务能力，报社专门组织了学习培训。我记得培训班请来宜兴籍老报人徐铸成老先生讲课。徐老把写稿比作“烹调”，给我们这些年轻的通讯员讲授了半天写作“烹调学”，受益匪浅。报社给每个通讯员发了一个红色塑料封套的采访本，这个本子后来就成了我的“豆腐干”包装袋——录用稿件剪贴本。

翻开剪贴本，白色的纸张已经泛黄，有的地方呈黑黄。第一页空白，第二页上贴着《宜兴报》报头，下面写着“录稿剪贴”，“1983年12月13日收集始订”。应该说，当年我做此事还是很用心的。我对剪贴的44篇豆腐干文章粗略分类，有工作动态、案件报道、法律知识、调查思考、征文专稿、小言论等等，可谓酸甜苦辣口味多种。其中参加征文的文章有三篇分别获得不同奖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一篇400多字的小言论《赞“怕批评”》，被多家报纸采用，引发多人在多家报纸上从不同角度议论“批评”。此文还获得当年度全省县市报好新闻评比三等奖。

翻阅着这一篇篇小小的“豆腐干”，回忆起当年它们对我的诱惑

力和吸引力，不胜感慨。

“豆腐干”给我自信。让我当报社通讯员其实是赶鸭子上架，自信心不足。因为那个特殊年代，我这个初中生，其实只有小学文化。不说二话，不懂就学。我把报纸上的文章拆开来研究，分析文章立意、结构，研究怎样开头、结尾，然后就学着写。同时，我还报名参加了语言与逻辑函授大学学习，努力提升自我。当第一篇小稿《六百元引起的闹剧》在《宜兴报》刊登出来后，一下子就让我自信了起来。从此，我热心通讯员工作，把检察新闻、典型案例等写成稿件，投给报社，文笔也慢慢顺手起来。

“豆腐干”促我勤奋。当年写稿，因为没有电脑没有网络，全凭一字一句手写。写好草稿，修改后再誊抄，真正的爬格子。早上骑上自行车提前出发，将稿子送到报社，再去上班。一篇小稿也要花费很大精力。人总是有惰性的，繁忙的日常工作已经让我忙得够呛，加上双职工家庭的家务和自学考试的学习，忙了，累了，就不想再动笔了。然而，“豆腐干”的魅力就是那么神奇，几天不写还手痒，一有可写的题材，再晚也要写出来。没有人给我下指令，也没有人催逼我，全是自觉的行为。

“豆腐干”引我入胜。“豆腐干”文章的写作，在教会我勤奋和执着的同时，也使我渐渐养成了勤于思考的习惯。当一篇篇“豆腐干”文章刊登报端，我的文字能力有了较大提升，也就有了“野心”，要写大块头文章。随着高等教育学业的完成，随着工作责任范围的增大，我结合工作写起了工作总结、调研报告，开展法学研究。有很多篇法学论文参加了全国性的学术研讨，发表在国家级学术期刊或大学学报上。最后集结出版了33万字的执纪执法探索与研究专著《守望》。这些成就，都是建立在当年写“豆腐干”文章基础之上的，是“豆腐干”的魅力将我引入新的领域。

一包小小的“豆腐干”，它静静地躺在书柜角落，毫不张扬，似乎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，而我以为，“豆腐干”的魅力依然存在，至今还在影响着我。“大文章从‘豆腐干’写起，大事业从小事情起步”，由此引出的道理是不会过时的。

语丝·五里湖

出人头地

| 徐正军文 |

农历十月半，晚上散步，仰望星空。

我爱人和丈母娘走在我后面，在闲聊爱人小时候的一些事情，我走在前面。新闻说今晚有血月月全食，于是一边观看那轮略显红色的月亮，一边想起以前有首歌，歌名叫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，是宝岛台湾的女歌手唱的。

散步聊天中，爱人说到小孩现在喜欢打游戏，要管管啊。

怎么管孩子呢？思绪就带我回到了读书时光。

苏轼那首水调歌头“兼怀子由”，以前一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待课文中学到时，才知道“水调歌头”是词牌名，“子由”是弟弟。背诵“大江东去”时，我就想到我们淮安人周总理“大江歌罢掉头东”多豪气。我哥哥对我影响很大，他从县高中到南京上大学时，我还只知道我从小生活的村子到县城的范围，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。

哥哥对我很好，他有一双白色的运动鞋，后来看我没有什么鞋，就把运动鞋给我了。那时条件艰苦，我的衣服大多也是哥哥的，农村大多是这样，大穿新，二穿旧，不浪费，那时也没有条件穿新的。

小孩刚去参加锡山区稻田劳动实践，又想到可以和孩子讲讲我参加农忙的情形。

记得初中时，有一回收麦子，老父亲带我去，没多久热得受不了，麦芒刺

得胳膊痒疼，于是坐到柳树下面乘乘凉。老父亲抽着烟，对我说，吃不了农忙的苦，还是要像你哥一样用功读书，将来出人头地，帮帮乡亲们。农村苦，我们一辈子在农村，你们要进城去，将来小孩也过好日子。

随后那几天，我一直在思考父亲的话。后来努力学习，虽天资一般，却中考上了县高中，三年寒窗后上了大学。

几年前，我参加市里的年轻干部挂职锻炼，在一个乡镇任副书记。有次和书记闲聊，讲过这个故事。书记以前是老郊区的，他说，年轻时吃苦好，会让你去拼，这样才能改变，逼着你去做。他说无锡那时乡镇工业发展刚起步，乡镇干部和厂企的经理很辛苦的，和经营销售人员走南闯北，现在在市里总结出“四千四万精神”，那时出差没条件，为了省钱很多睡地板，现在当了老板，靠的不是天生好运气，而是苏南人“踏尽千山万水、吃尽千辛万苦、说尽千言万语、历尽千难万险”的精神。

我们进城了，是第一代，做父母的，都希望孩子能实现自我，过上安稳的生活，有所成就，不庸庸碌碌。我老父亲说过农村俗语：十分聪明用七分，留下三分传子孙。以后还要教育家里的宝宝，不要太显摆，要埋头苦干，脚踏实地。幸福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。

我和爱人、丈母娘一起慢慢走回家，我说，我已经想好怎么和孩子说了。

情趣·健康桥

新米粥，新米饭

| 过正则文 |

几天前，电话那头传来消息，已有早熟的稻子收割上来，只是数量不多，马上就要开磨了，过两天你就可尝新米了。

多年来，只要新米刚露头，我总会生出先尝为快的心理。尽管家里的“谷里新”（隔年谷刚碾出的米）还没彻底“消灭”，但还是喜新厌旧。某人说，原来的米还没吃完，新米就暂时放一放。但我的“那我们永远吃的是陈米”一句，成了立马开吃最充足的理由。

翌日一早，开袋即香，淘米下锅，稍后就冒起浓密的白泡泡，掀起锅盖，开上小火，慢煎慢熬，打开平日里总是关上的厨房门，飘出的袅袅热气，越来越香，香了整屋。

“新米粥，酱萝卜，阿大阿二吃得胖笃笃”。这是最通俗的乡俗俚语，即便白白的米汤，也被上辈人推崇为营养汤，绝没半点浪费。

新米出来，心存感念，给城镇的亲戚朋友，送上一二十斤新米，是最让他们欢心的。我家有个上海亲戚，凑着新米刚碾出，我们会一年不拉地乘着绿皮火车，送去新米。他们则乐呵呵地打着上海话说：“侬送新米来，比啥都好，迪个新米真是好吃到弗得了，烧出来个粥，糯笃笃，粘着嘴，有韧性，绿油油。”曾记得，邻家阿婆的儿女都在上海工作，那时交通不发达，信息也不像如今迅捷，除了逢年过节，平时也难得回来。可只要新米一有，阿婆会让

我提前给他们写信。随后是儿女带上孩子，乘上头班的绿皮火车，一早回乡，吃香喷喷的新米饭、新米粥，即便早出晚归也心甘情愿。临走时，叔伯婶娘还担着新米，送他们上最后一趟车。

当年的乡下，我们烧粥煮饭，满缸的水，是从流经家门前的伯渎河担起，经过一晚的沉淀，水很清澈。讲究一点的会把敲碎的生砚撒一点水缸里，因而那时的粥饭吃着特别的香。

天刚放亮，奶奶婶娘便提着箕，去码头淘米。黄黄的些许稻壳，白白的米水漂浮河面，会引来好多的穿条鱼，它们毫无忌惮地窜进箕，待想拎出，它们早已逃之夭夭。稍后，家家炊烟袅袅，新米粥的香，就从木门木窗的缝隙里挤飘出来，与家家户户场上稻堆柴堆的清香交融，香了满村。

新米菜饭，根据各家经济情况而定，但大同小异，辅料大都自产自销，或青菜，或蓬哈菜，或莴苣叶，加上黄豆、蚕豆、胡萝卜或白萝卜等。为了增加菜饭的油水，难得沾荤腥的时日，父母会去肉摊买上块猪油，然后把熬出的油放入小油缸，以备后用，油渣就做菜饭。而条件稍好的，会加些新鲜肉丁或咸肉丁，这样糯糯软软的菜饭，色香味俱佳。

时过境迁，新米粥、新米饭，我们依然在吃着，不过，新米菜饭内，现在又多了香菇、蘑菇、火腿肉……



种瓜得瓜
插画 戎锋